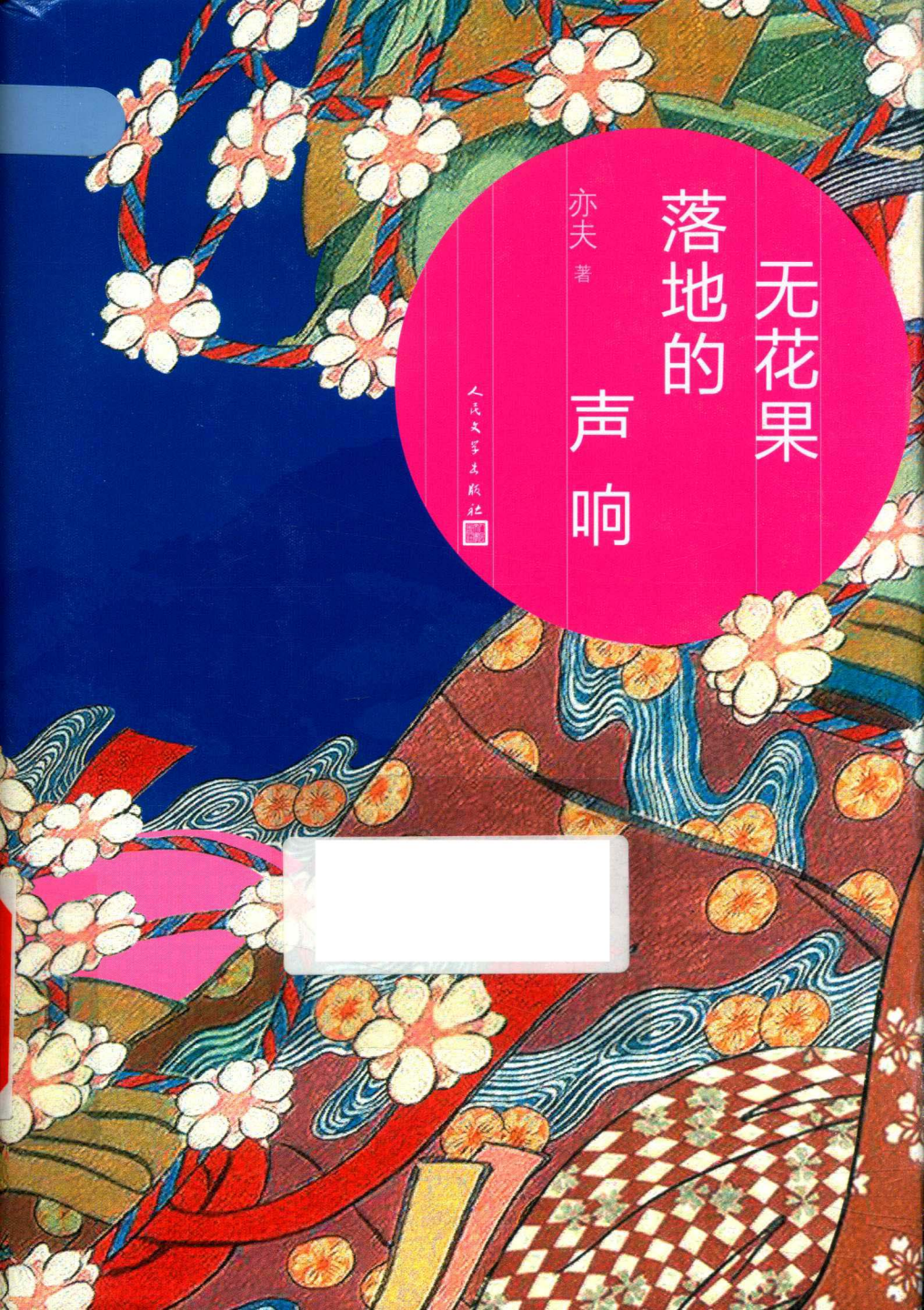




无花果

落地的

亦夫 著

声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花果

落地的

亦夫 著

声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亦夫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2-015185-1

I. ①无…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8517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欧阳婧怡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6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1

印 数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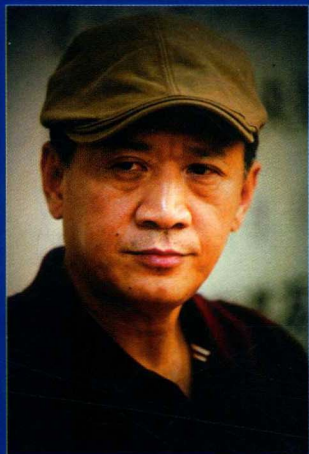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185-1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亦 夫

旅日小说家，代表作“原欲三部曲”之《土街》
《媾疫》《一树谎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

内容简介

旅日作家罗文辉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其岳母井上惠子的葬礼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心扉，讲述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畸形情欲，也讲述跨国婚姻扭曲下，一言难尽的乡愁。北京和东京，都有他的家，但他流浪的灵魂无所皈依。

与所有讲述旅居人故事的小说不同，亦夫的小说较深地沾染了日本文学中“物哀”的愁绪。它细致入微、感性丰沛；它让细节荡漾出细节，让情绪发酵出情绪，情欲和乡愁于是被掰开，被揉碎，展现出别一种优美、凄美，甚至禁忌之美。

我正是自己灵魂的囚笼，非关他人……

——题记

惠子死了。

此刻,装着她遗体的棺槨正被一辆精美得有几
分奢华的灵车载着,静静地行驶在车队的前列。告
别式刚刚结束,真心想见或出于礼节应该来见她最
后一面的人都已经散去。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多的
亲戚正在送她去火葬场的路上。再过一会儿,她那
具被入殓师化过浓妆后用一套精美和服包裹的尸
身,就会在焚尸炉的高温中化为一缕青烟和一捧
黑灰。

井上惠子是我的岳母。但这只是她在外人眼里
的称谓,是被行政文书认可的社会角色。但其实我

并不能确定我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就如同我以“井上正雄”这个名字生活在日本东京，但这只是我户籍、银行卡、驾驶证、护照等用物上的名字，我内心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井上正雄”。这个日本名字就如同现在包裹着惠子尸身的那套华丽和服和遮掩她苍老丑陋面容的胭脂粉膏，完全掩盖了我的真正名字——罗文辉。对，我只能是罗文辉！二十几岁只身从北京东渡的时候是罗文辉，现在50出头了依然是罗文辉。

今天是1月9日，在日本属于新年刚过的正月。车队一路走街过巷地朝郊外的火葬场驶去，像生活之河中一条悄无声息却又充满心事的蛇。不少人家大门上的“贺正”“迎春”之类的年帖及门松等装饰尚未撤去，到处仍残留着每年一度特有的节日气氛。我望着窗外，形形色色的一户建^①、高高低低的公寓楼、小作坊、居酒屋、便利店、街道上稀稀落落的行人等，一一从我眼前缓缓划过。我内心没有一丝的悲伤，只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好像这并不是我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而是初来乍到的异乡。回

① 日本的独立民居小别墅。

想起第一次踏上日本岛国时的情景，记忆中似乎并没有这样陌生的感觉，更多的好像只是新鲜和好奇。

桃香就坐在我身边，她是我的妻子。桃香身穿黑色礼服，这是舅妈帮她挑选的。按说母亲死了，即便是对人情显得克制而冷漠的日本人，多少也应该表现出一丝悲伤。但桃香却一直趴在窗口，脸色平静甚至带有旅行的好奇和喜悦。她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你好！”“下午好！”“啊，巴士到站了。”“快看，好长的一条河！”……桃香所打招呼的路人，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而让她惊讶若初见的这条河流，则是她从小就生活在其附近、早该熟悉其一草一木的隅田川。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桃香回头看了看我，眼神里掠过一丝受到肯定和褒奖的小姑娘般的喜悦。

桃香懵懂而有几分单纯的眼神，让我心里泛起一丝心疼和愧疚。我想起了此刻正身在北京的儿子勉。这个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子，是我们这个关系复杂又隐秘的家庭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只是关于他的秘密除了我之外，并无人知晓。外婆惠子年后患急病去世时，我曾经给勉打了国际长途，问他要不要回来参加葬礼，他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和爷爷说

吧。”便把电话递给了爷爷。我心里明知结果，但还是把这个突发事件给父亲硬着头皮讲了一遍。电话那头的父亲说：“我几年都没有见孙子了，刚回来两天，又往回叫？你这是成心要气死我和你妈呀。不回去，这事我定了。”我把结果给惠子家的亲戚说了，众人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但脸上都闪过一丝怪怪的表情。

惠子被推进了焚尸炉。在殡仪馆职员按下点火开关之前，我通过炉窗看了她最后一眼。她躺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华丽的和服和讲究的浓妆，让她看上去栩栩如生。一恍惚间，我觉得她此刻只是佯装死相，待会儿就会忽然翻身坐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装死不是件容易的事，哈哈，快憋死我了。”这是若干年前真实的一幕。那时我和桃香结婚不久，为了表达一个上门女婿的诚意和对岳母的尊重，我咬牙请惠子、桃香母女到家附近有名的料亭“笼月”吃了顿怀石料理。饭后散步途中，偶遇一个规模不小的公民馆内正在举行殡葬文化展。除了介绍各种各样的殡葬用品，从入殓、火化到纳骨的流程，日本各地殡葬风俗的异同外，现场还可以亲身感受入殓体验。惠子当时不顾我一脸疑惑的劝阻，兴趣满满地

装了一回死人。她最终忍俊不禁地从棺材里坐起来时的样子,我觉得即将发生在下一刻……就在我恍惚的时候,一团耀眼的火光从炉内冲天而起,立即吞噬了盛装的惠子。在一旁的桃香惊慌地叫道:“妈妈,快起来,失火了。”桃香惯常的懵懂此刻点燃了生离死别的悲情,几个亲戚都开始用手绢擦拭眼角。理性让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心怀悲伤,但我没有,一丝的悲伤也没有。我所能感到的,依然是强烈的陌生。

惠子走了。这回她是彻底地离开了。与三十多年前那次在北京离别不同的是,那次我悄悄地哭了,因为希望和绝望在内心的密集交织。这次我滴泪未流,内心除了强烈的陌生感,还有一丝莫名其妙的解脱的轻松。两次离别相隔三十多年,前一次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与风姿绰约的少妇,这一次是年过半百的老男与寿终正寝的女尸。我心里乱糟糟地想着这个问题,觉得能将这两次离别串联起来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已经在烈火里化为了灰烬的那套华美精致、永远醒目地定格在我记忆深处的和服。

从火葬场回去的路上,桃香一直在车上安睡。大约是葬仪连日的劳累已经让她筋疲力尽,此刻处于睡眠中的她完全松懈了下来。望着这个女人宛若

婴儿般安静又天真无邪的睡相，我忽然觉得她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可怜的失去母亲的女儿，随即复杂的心情中忽然泛起一丝心疼，继而泪水就悄悄流了下来。

流泪于我，是一种久违的生理现象，似乎我都记不起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了。

二

犹豫再三之后，我最终还是决定请专业公司来清理惠子的遗物。

在别人眼里，我的这个决定肯定是会令人生疑的。花不菲的价钱请专业公司来清理亲族的遗物，多为当事人疏远家人独自居住，最后“孤独死”离世。有的甚至直到尸体腐烂而发出恶臭，才被邻人发觉。但我家情况不同：惠子一直和我们同住一幢房子。她发病虽急，但还是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最终在医院里病逝的。加上惠子一直是个喜欢整洁的女人，她的房间向来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遗物由作为后人的我们自己来整理，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根

本犯不上花钱去请外人。道理我自然懂,但我还是固执地我行我素了。

我们所住的一户建位于东京都墨田区的东部,是日本所谓的“下町”地带,也就是昔日平头百姓聚集的区域。小楼系惠子的公婆所建,距今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惠子的公公井上秀忠是开皮革作坊的,算得上是个有钱人。在当初建这幢房子时,由于老人还健在,便让建筑设计成了“二世代住宅”。一栋小楼有两个独立的大门,一个门通一层,另一个则直上二楼。两层楼都有各自的厨房、卫生间和浴室,除了楼梯旁有一扇可以互相串通的小门外,完全是两套相互独立的住宅。惠子和丈夫大郎结婚时,公公的爹妈都已经去世了。公婆从二楼搬到一楼,他们小两口则住了原来公婆所住的房间。而当我入赘井上家时,不但惠子的公婆早已过世,就连她的丈夫井上大郎也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意外丧生了。这近二十年来,我和桃香及儿子井上勉住在二楼,惠子则一直住在楼下。

对于母亲去世一事,桃香似乎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死亡对于一个智障者而言,可能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母亲的存在在她的理解中非常简单,就是

对那具肉身的亲眼所见。惠子去世了，儿子勉又身在中国，这所原本就显得人气不旺的住宅，一下子就更显得空荡荡的。对于这一变化，桃香时时显得局促不安。她总会下意识地走下楼梯，长时间地站在连通一楼母亲房间的那扇小门旁，脸上一副不安和无助的神情。见此情景，我多次想给她解释有关惠子的状况，但一转眼却觉得或许让她真正理解死亡的含义并非明智之举，所以不等开口又作罢了。

我没有把请专业公司来清理惠子遗物的事告诉桃香。在近二十年的家庭生活中，凡事都是我和惠子商量的。现在惠子死了，一切事情都只能由我做出决定。我之所以没有亲自去整理惠子的遗物，一是受我的理性驱使，二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惠子的愿望。长久以来，我对惠子一直怀有一种微妙的情感，虽然从未说破，但这个永远的秘密却形成了我做事的诸多禁忌。我曾无数次设想过自己亲自整理惠子遗物的情景。这种设想让我如同在设想一场充满刺激的冒险一样激动不安，因为我知道那将是一次我和惠子最私密的接触。尽管这种想法让我好几次蠢蠢欲动，但多年形成的禁忌还是让我最终放弃了。因为这种私密的接触不是双向交流，而是一种

单方的偷窥。无论从我的私德和惠子的意愿考虑，理性告诉我都不应该付诸实施。

清理遗物的人员是1月17日来家里的。这天一大早，儿子勉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是姑姑一家也来爷爷家了，大家打算中午外出吃烤鸭，晚上吃奶奶前夜就已经煮好了的腊八粥。我这才知道今天是中国腊八节。但我选择这一天请人来清理惠子的遗物，却有别的意义：这是我和惠子人生第一次相见的日子，我也选择这一天作为永远告别的日子。于我而言，那天在火葬场与惠子肉身的道别，只是一种被动的仪式。而今天，我将主动与惠子道别，彻底道别我对她的一切不可知部分的想象，包括我坚信存在于她身上的所有秘密。

上午九点，清理公司的卡车准时开到了门口。三个身穿工作服的小伙子询问我对清理工作的要求，我说：“除了家具电器、现金存折和珠宝首饰，其余一切全部清理。”其中那个本次作业的“责任者”问道：“诸如书信、相册之类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也都不保留吗？”我坚决地说：“一概不留，不必再让我确认。”

在他们清理一楼惠子房间的时间里，我一直待

在楼上。桃香这天显得很安静。她在吃过早饭后，就一直坐在那张条几旁的地毯上，一边目光安详地望着窗外，一边不断地将手中一只沙漏倒过来，等沙子彻底漏完后，再倒过去，不断反复，似乎乐此不疲。玩沙漏是桃香心情舒朗的标志。自从我第一次来这个小楼做客，就看见家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沙漏。桃香每一次将流尽的沙漏倒置过来，我都会奇怪地觉得这不是一个智障者毫无意义的习惯，而是她在向我暗示时光终会倒流的宿命。这常常会让我产生一丝莫名的不安和慌乱，觉得她其实并非一个智障的女人，而是以此掩饰真实身份的暗访者。

两个多小时后，“责任者”上楼来请我去验收。我走进惠子的住处，一层2LDK^①的套间显得格外陌生：除了衣柜、酒柜、沙发、茶几等几样空无一物的家具，电视、空调、冰箱等为数不多的电器外，那些昔日的花草、挂件、饰物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屋子顿时显出一种令人不适的空旷。其实我心里清楚，这种不适更来自一种人去楼空的情绪。

“先生，这些东西都是和存折等贵重物品存在一

① 指房间的格局，二室一厅。